

顧氏小史

下



顧氏小史卷七

冢墓第八

大哉君子之事其先也慎終追遠於冢墓蓋兢
兢慎之焉故辨其吉凶固其丘壟嚴其遮迺護
其松楸時其祭祀以體魄所安毋敢忽也周禮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
而掌其禁令又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
樹數凡墓祭爲尸夫官府猶重民所葬矧爲人

子孫可弗慎哉青烏氏之言曰葬得其吉者反氣納骨以蔭所生後世惑之至有疑畏拘忌累數十年不葬者有爭公位相持而互兢者有急於徼福利屢遷弗已者於是大儒若涑水伊川兩先生有遺論焉雖然夫使其地避五害迎四善以是葬其親於人心獨亡忤乎卽兩先生之言亦未嘗不爲道路城郭溝池耕犁之爲兢兢也吉凶何可以弗辨也古者墓而不墳孔子之

葬其母也以爲東西南北之人弗可以弗識也封之崇四尺至防墓之崩泫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不修墓蓋傷其始封之不固而以是爲嘆也然昔人又云地道貴靜吉凶悔吝動則生焉丘壟非崩阨可數動乎往婺人張應奎數爲余言修墓非易事至芟薙艸木法有避也厥論雖拘亦有自矣封域之必明也所以杜侵牟明世守也今代無司墓之官爲之巡厲浸假而疆界

履氏小史卷七
二
弗明盜竊者多矣故歲時掃墓於邊徼必周視而審步焉豈獨爲樵蘇之警牛羊之禁哉古爵尊者墳高而樹多爵庠者墳庠而樹少故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欒士樹槐庶人樹柳今世無貴賤皆樹松柏所以保孕靈氣惟神之庭也故童山不葬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君子重焉不肖之裔有鬻松楨以求訾披榛莽而不顧者亦不自知其何心矣墓祭之典禮無明文歐陽

文忠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爲閭閻鄙俚之事然攷之春秋時魯人歲時祠孔子冢又孟子稱墦間之祭秦有上飯之儀漢有上冢之詔開元有掃墓之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苟以義起何用盡排然以雨露霜露之感拜瞻墓門或醉飽嚙嘍於其上可令辛有見哉奉牲潔盛以告餽而歸焉其亦庶乎其可也凡此皆以嚴其冢墓爲人子孫弗可弗知者也乃余又有感焉世固

有登先世之丘壟望其冢之墳如畢如而弗知其下爲何人者矣位以世邈而易訛名以系疏而難志則圖籍之守蓋可忽乎哉余家先今墓凡六懇將來遠而莫可質問也爰畫爲圖具列左方并其方向位置備載之後代更續之使子孫得以徧識其處百世而下幸有覩者尚知其爲顧氏之冢無有毀也

太平門外過九板橋二里許

金吾後營張家山

九板橋

國相

尹氏女

丁墳

山

王孺人

方竹公吳丁孺人

塘

劉恭人

竹園

頌氏小史 卷七 四

右墳嘉靖甲辰年置是年葬吳孺人甲寅葬方竹公乙丑丁孺人祔焉左葬翼田公之配王氏右葬劉恭人隆慶丁卯歲三月也坐癸向丁兼壬丙前小塘太旱弗涸左爲絕墳左之下爲丁氏墳卽丁孺人家也右方地舊爲土地祠今廢每拜掃祀山神於此

後山坡上東北行有國相尹氏女二冢無封樹

上方橋

進

村

三

村

村

村

方山雞籠峯

吳孺人墓

警齋公墓

長塘

村

樂墳

秦淮

秦淮

履氏小史 卷七 五
右墳萬曆乙未年置丙申九月二十六日奉我
祖警齋公遷葬於此始府君葬警齋公於姚方
門外錢家渡山十一年矣壬辰冬因客言改葬
於西庫亦未協吉也府君卒時遺命起元改卜
於是從張太初氏諷之得此地改厝焉又四年
以繼祖母吳孺人祔於左砂之壟取東萊呂氏
同穴者同兆不同坎之義祖母劉恭人以年久
不敢議遷也坐卯山西酉辛卯分金張有地

記張名應奎國子生婺源人山先買樂氏
後買來山武氏地十畝又左首李氏山
陸續置共
畝



在陶吳鎮南十五里俗名女山去城八十里

雲臺山曾庄墳第三

查塘

三

石

女山

府君墓

中

曾庄

雲臺山

平...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右墳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子時葬我
毅菴府君於此穴亥山巳辛亥辛巳分金婺人
張太初所扞也自有識記自束咽起至穴場前
氈唇止計十畝俱陸續買山又置祠堂一所
在村中

下葬日余見穴土無五色心疑之夜侍柩側臥
山上席舍中夢登一墩墩上有朱竿高可三丈
許有二人戴金盔身着青袍內貫金甲一長一

短面如滿月非恒人也長者手持弓拈箭控弦
語余曰欲中竿頂余色難之其人一發中頂上
短者手持一銀箔扇上有字又持一銀梅花盃
與余曰此上所賜也余驚寤時張太初同三弟
在睡夢中蹴起告之咸曰此神告吉兆也遂厝
焉

右墳萬曆四十年閏十一月十三日葬叔子周南於此山地為臨川丘少泉所獻豐城蔡南岡圻穴穴坐乾山巽向穴中五色土脉一道濶五六尺許兩旁皆黃土也

神策門外往東行不過賣糕橋王家山北老軍營墳第五

次子國勛墓

翼田公墓俞氏祔

右墳萬曆二十三年余置買王澄宇藩幕地葬伯祖翼田公後三年以繼室俞氏祔是年其次子國勛塲亦葬其傍亡嗣春秋祀事余兄弟主之

洪軍營

麻田大路

鳳臺門外十里

麻田庄後山墳第六

麻田大路

翠屏山

張氏墓

庄屋

顧氏小史 卷七
十一
右墳在庄後萬曆三十七年四月葬張氏於此
是爲肇昆之婦婦以本年三月十五日卒坡下
有余女轉兒瘞處女癸巳生以乙未二月殤

殤墳附

殤墳在安德門內萬曆巳酉十二月置葬余二
小子一曰稱兒以戊申十一月生明年十二月
殤一曰小哥兒以庚戌四月生明年十一月殤
瘞於此地計半畝不足有樹數株

顧氏小史卷七

顧氏小史卷八

藝文第八

昔孔子傷杞宋之文獻不足也慨然曰足則吾能徵之矣況夫飲流棲谷之彥潛吐貞蕤副筭戴珈之英冥扇徽烈以文采不章而幽湛者何可勝數卽名列仕版任殊津要其風猷所樹世固多軼聞焉非假隧道片石家塾纂言胡繇攷信哉論者類曰諛而善溢真獨其生卒世系之

詳弗可軼也余私謂不然夫世卽不乏諛墓者
有能譽珉爲玉贊猶爲薰者幾何人禮曰先祖
無美而稱之是誣也謂之不智人非甚愚必亡
忍以詒託謾而詒親辱矣夫歐陽公斷斷於尹
師魯韓熙載濶略於嚴續直道在人詎可鬻哉
余祖余父余母鑽石幽墟皆名德君子不以褒
借許人其事核其文質謹載諸左方用垂不朽
若煌煌

綸綍炳於日月所謂一言耀帙黃壤猶生者敬
首列焉比部

勅命出故禮部侍郎長洲檢菴徐公顯卿筆徐
公原擬有其承朕眷語曷可後三字故大學士
江陵太岳張公居正所改定也襄陽府知府所
馳 誥命出故南京吏部侍郎南海復所楊公
起元筆三公皆名臣故具述之令後世子孫徵
文獻者得有所攷信焉

藝文第八上

誥勅

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顧國輔父母

勅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聞家有迪哲之嗣則國有奉職之臣蓋教忠有自也肆朝廷推恩之典必緣

子而貴父焉爾顧雷乃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國輔之父性資愿厚素履端淳雅適志於林泉惟敦行乎善道天心孚佑誕啟嗣賢祿養方寧嘉名肇錫是用封爾爲承德郎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服茲異渥介爾遐齡

勅曰母以子貴國有彝章矧茲推

慈闈之慶以及人臣之母榮名寵數其可以旣

沒而忘哉爾劉氏乃刑部雲南清吏司主
事顧國輔之母性含貞慧德備儉慈睦於
宗婣宜其家室有子迪訓折獄惟良爾年
弗遐而有華問是用贈爾爲安人尚歆有
赫之恩式慰無涯之慕

勅命

萬曆六年四月初十日

之寶

湖廣襄陽府知府顧國輔父母示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人子能以孝事其親天必以其子報
之此好還之理也爾封刑部雲南清吏司
主事顧雷乃湖廣襄陽府知府國輔之父
性行純樸倫理克敦有懷二人備極百順
乃有詰嗣作我良臣始及三釜之榮竟違

五鼎之養茲用贈爾爲中憲大夫如子官
以明孝報且勸忠猷
制曰子以母賢母以子貴人道之彝也朝廷
課臣之功必爲之追卹其母豈非義哉爾
贈安人劉氏乃湖廣襄陽府知府顧國輔
之母植性柔順秉德謙和勵孝行以相夫
明忠箴而教子雖久違祿養而未泯德音
是用加贈爾爲恭人用表遐旰永昭懿範

制誥

萬曆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之寶

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顧國輔并妻

勅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肇行六禮崇奉

兩宮肆溥恩休以勞臣庶惟我秋官之屬克贊
欽恤之仁叙績疏榮其曷可後爾刑部雲
南清吏司主事顧國輔澡行家修敷言廷
對掄居憲署分典祥刑中嚴敬忌之心外
有明清之譽會茲大賚宜獲褒章是用授
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凡刑所以禁民爲
邪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吏不精求法意而
務深文巧詆爲能朕獨安取此爾尚哀矜

庶獄俾五極咸中稱朕刑期無刑之念則
予一人汝嘉

勅曰婦道以含章爲貞然能使其君子展采
清時休有令問則敬助之賢著矣國有渥
典可無及哉爾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顧
國輔妻王氏夙秉柔嘉克持順正相爾夫
子績學奮庸睠茲郎署之良允賴閨闈之
助是用封爾爲安人祇荷廷綸益敦壺範

勅命

萬曆六年四月十六日

之寶

湖廣襄陽府知府顧國輔并妻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郡國朝廷之支責之承流而宣化太守吏民之本職在訟理而政平矧茲荆襄

之區實當要害之地匪得賢雋曷稱簡求

爾湖廣襄陽府知府顧國輔擢第春卿筮

官秋署明允之績久當朕心專城之任於

爾攸寄而爾存心豈弟制行清修不替邁

種之心刑平政簡益懋循良之烈吏畏民

懷屢薦列之御屏三載實其最課茲特授

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景行前修

有峴山之高碣圖休久任視魏闕之褒書

勿替官箴益隆令譽欽哉

初任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二任本部廣東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

三任貴州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

四任江西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

五任今職

制曰風化必始於閨門女德實裨於士行國家褒表良吏而恩及於室人不獨以齊體

而同榮也爾湖廣襄陽府知府顧國輔妻封安人王氏婦儀婉順內政章明相夫服官歷有休問惟爾勤儉之助克成廉靜之操茲特加封爾為恭人申以綸章炳於彤管

制誥

萬曆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之寶

顧氏小史卷九

藝文第八中

墓志

行狀附

勅封承德郎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警齋顧
公墓志銘

夫人之生也命也夫氣之彊弱所蘊之情狀難
以語定命也氣之彊者壽情之和惠者壽稟五
行之正尺面而四體裕者又唐舉許負之所重

而可頤期者也翁何以去此而背其常哉歲癸酉予女許婚於翁之孫年垂六十矣身頽然長而氣完聽其言無顯微無不厚於人而薄於己兼之善攝養予曰是不獨可上壽卽諸福種種矣次年令子果登進士第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戊寅

今上以

大婚

覃恩封翁如其官冠綬榮於梓里處鄉人益和慎雅事內典典中有會於心及他慶積事多手錄成帙日禮佛誦經非慶弔不出大夫士先加禮乃往謝之事伯兄恭而惠視諸侄猶之子也每書示比部君曰家雖貧而郭外田數十畝可以無饑爾慎官守毋以我爲念且職刑尤嚴於諸曹常求情於律之中不可以律制情也今年例當分

命曹司行錄天下重獄君以資深法允首充使
者翁又亟以書曰治獄重典也爾奉
聖天子明命庶幾其使人無飲寃已乎便道可
歸一省我嗚呼豈竟爲空言哉翁疾予往視之
醫有難色予曰毋庸難也烏有氣如翁德如翁
貌如翁而遽止此哉孰謂可憑者終不可憑而
冲漠之中自有潛運而不可測者耶夫人五十
非夭翁中壽矣復何遺憾第所望於翁者厚故

特少之耳比部君聞訃奔而南撫棺哭且絕乃
蘇踰月持狀以銘請翁之先蘇之崑山人
憲廟時徙南京父效號方竹有隱德方竹公配
吳氏生二子長雲次翁諱雷字天威號警齋幼
而愿慤長從儒業繼乃居積以爲養不設機不
徇利父母安其孝兄安其弟家人安其慈吳及
方竹公疾翁嘗藥籲天願損已年以增親壽膝
行禱於城隍之神公拊翁背曰汝孝如此天必

祐汝時比部君尚幼翁日課其業尋充府庠弟子員每試翁必曰爾祖累有善行爾勿憂弗達也庚午卽舉於鄉繼登第由主事進廣東司員外郎再進貴州司郎中翁配劉贈安人繼吳子男一卽比部君國輔娶王氏封安人女二長適尹應魁次許馬雲驥俱劉出孫男四長起元娶子女次起鳳聘舉人淮城金君女次起南次起貞聘刑部郎中與竹王君女孫女一適國子生

朱君子廷彥翁生於正德戊寅十月初十日卒於萬曆庚辰十一月初六日享年六十有三將以某年月日葬於錢家山之新任系之以銘銘曰有榮其生封章於京有哀其死贈與伊邇不於其身於其子孫世德之門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台福瓊廉四府知府刑工兩部郎中里姻王可大撰

中憲大夫湖廣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

顧氏小史卷九
四
司副使毅菴顧公墓志銘

金陵故多士以德學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矣而毅菴顧公獨推長者余少與公爲綰帶交迨今三十年如一日也公旣致通顯而諸子復饒辭學奕奕負雋聲父子接袵而起爲留都盛事可旦暮埃耳而孰謂公不少待也哉公歿於寶慶之官舍子起元扶櫬東歸謀葬公女山之原手自爲狀而屬余銘之嗟乎非余誰當銘公者

公少發憤下帷勤苦甚以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甲戌登進士初授比部郎時尚操切吏爭刻深爲名高公平亭自如會同舍郎論江陵不奔父喪江陵怒且釋憾諸郎偵者日持諸長短中之公以素行清謹亡所中屬秋慮囚公意有所縱舍而江陵不謂善也詰尚書囚何以當醜屬公往對具言囚所以不當入狀詞反覆甚辯江陵不能難尚書器其能一切論讞悉咨之公爲

郎六年以父憂歸服闋復補比部客有善政府者願介紹而謁爲公道地公謝不往於是襄陽之命時值旱饑疫並作死者以谷量公下車首議賑卹民乃大權澍雨如注饑者食疫者瘳四方聞襄得公而穰流民就食不下數萬人公爲設糜五父之衢所全活甚衆郡事故劇又俗犍於訟晨起坐堂皇獄牒山積公目不再過批決如流水聽兩造曲直如別白黑巧猾者不得

壽張爲幻訟日以衰往者奸民以襄國君爲社有司捕之急輒跳國君所捕者莫敢孰何國君重公治行數戒舍人兒母藪逋逃于良二千石奸民由是愈益衰公自居比部明習法律郡中犯者率自傳爰書胥吏陰拱以聽而已包苴母敢及門者蓋公所椎席在單赤以下其政術好近民而遠吏移牒條教務緣吏而飾以儒當此時鄉大夫若士民亡不人人誦說公矣會戍卒

譟鄖陽羣毆監司開府不能制郡洶洶虞有脫
巾應者公召諸將士諭以大義襄與鄖風馬牛
不測門彼自作不靖以干大辟我何與焉棄緩
帶之安而死是求如我民者必不爲聞者帖然
亡譁已奉

詔逮首惡涖殺於襄郡中復洶洶爭傳逆黨且
下甲劫囚去公謂渠魁就縛餘以得免爲幸他
何虞第令邏者遠偵之趣加刃已爾頃之卒如

公言在郡五年擢浙江按察司副使治兵寧紹
先是歲侵餉絀部卒嘖嘖如鄖陽公鑒前事亟
請發藩司帑金數萬緡給之部卒感德靡不願
爲公死者帥某耄而貪漏諸戍不籍攘其金以
結當道公屹不爲動帥乃戢而楊文者驍帥也
公數爲中丞臺稱其才可備緩急文後帥師征
西夏先登首功則公知人之鑒哉公好道人之
善而掩其過襄守備陳某不職直指使者有意

履歷小史卷九
督過之公力請解而守備者輒背公人或爲公
不平公如不聞也者終不以人有負而故倦施
御史臺索問僚屬賢不肖狀公悉列賢者以聞
非大有穢跡不謂不肖公遇僚屬至有恩也而
襄司理以穢著疑不爲公所容乘公去浙撫舊
事蠱楚使者以壬辰大計中公聞報亟解組歸
兩浙縉紳人人扼腕爲治橐中裝以行公卻不
納董太史送公江潯泣曰吾不悉使君治襄悉

使君治越也廉明如使君而挂吏議黜幽之謂
何已太宰若御史大夫尋知謗所繇議調公而
楚使者亦知爲司理所蠱按其穢狀下之獄於
是公之誣乃大白云公家食二年以復姓詣奏
都下部輒調公寶慶公趨起不欲行以余勸駕
而往公至屬歲饑一切政事悉以襄之治治之
積勞病發會使者按郡公力疾削牘上使者王
恭人請假手休舍公曰夫牘獄訟錢穀之係一

或詿誤責在守者而誰可假乎牘上使者驚嘆
曰我所行過諸郡縣閱牘辨悉亡如守者而公
竟以不起矣時萬曆甲午四月二十二日也距
生嘉靖戊戌十二月二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公
世居吳崑山顧氏大父少孤育於張從徙金陵
至父封中憲公一蒙其姓歲癸巳始復姓顧氏
張氏子婁亡其貲公時爲周給不以數數爲解
伯父老而貧公捐貲置產令歲收租入自給如

是者二十餘年其爲德於鄉類此公名國輔字
維德毅菴其別號也配王恭人丈夫子四長卽
起元以明經選爲太學生娶王太守可大女起
鳳郡諸生娶金孝廉昺女起南郡諸生娶俞少
府澤女起貞娶王按察使橋女女子一適太學
生朱廷彥爲別駕雲龍子孫男一肇昆鳳出聘
張進士文暉女余聞古之稱人曰良士良士而
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蒙莊氏則云世或刻情修

容依倚道藝非不足就其聲價而究厥中斬然
無羸餘之味其子孫可知已公溫良坦蕩動依
長厚卽位不盡酬才年不盡配德而以所未盡
者橐而遺之後人雖謂公身有之可也是宜銘
銘曰維顧之先受姓於已儷陸妃吳姑蘇趾美
或亡或微歷禩者千繫 國之初從張以遷誰
高其門寔自公躬楚麾粵節蔚有民功乃復其
始以報於宗厥宗有光亦既有子翠竹孔鸞實

取實似吉卜之從兆此新岡太史銘之千秋永
藏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修撰儒林郎里姻

焦竑撰

行狀

起元撰

嗚呼天不弔府君不年棄我藐諸孤煢煢焉怙
天不亡諸孤而亡我府君亡府君卽諸孤亡矣
癸巳冬府君奉

命再守寶慶挾孤貞而行孤元等奉大母居時
府君彊飯神王也四閱月而府君不良食再閱
月而府君無祿卽世訃聞孤元辟跣而奔奉娶
歸茲將啟女山之阡而窆焉深惟昔人有言不
朽者文與其盡傷寧沒沒也馬鬣之封何以覈
諸無亦惟是梱以內梱以外宗老爲政輶軒所
至吏惠民安輿人爲政稽信信久斯在二者敢
卽圖之惟顧之先代居崑山曾大父方竹公少

孤鞠於張從徙南都蒙其氏大父封中憲公大
母恭人劉繼吳府君劉所出也生而狗齊岐嶷
曾大父異之拊其背曰兒其大吾宗乎五歲入
鄉校十八歲入郡校爲諸生攻苦庚午舉於鄉
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時法吏緣
棟政者意往往鷹摯以爲功府君緣情傳法手
削牘奏當成亡不人人說服者司隸京兆諸所
刺非違重且難悉質諸府君丁丑同舍郎疏論

江陵不奔喪江陵遷怒偵其曹耦願得而釋憾
焉府君以操潔清無所中已遷廣東司員外郎
貴州司郎中九月大慮囚府君署有所縱舍牘
上江陵弗驛也問尚書囚臯狀尚書夜屬府君
往對則具言囚所以不當死詞反覆甚辨江陵
不能奪而罷時尚書爲滇嚴公清才府君可大
用自是事不決者必以咨府君尋以大父喪歸
服闋除刑部江西司郎中適揆地門下客有以

私謁啗府君者府君曰集於苑乎寧集於枯也
謝不往甲申冬有襄陽之命襄巖郡也久旱疫
大起死者以谷量府君下車首議賑卹卽日雨
如霙癘若驅諸竟來牟若揭諸塗中州流民數
萬仰食襄當事者虞有他變府君爲具糜餽之
已又給錢穀遣歸故郡府君旣久法曹明習律
令判決若流水下教務與民休息皂衣之吏莠
政莠民者輒抵臯郡中肅然然府君所持大體

而已不毛舉久之政化大行部使者行部至郡
必以治辦最府君三年而有鄖鎮亂卒之事襄
鄖比鄰也素苦監司嚴卒且生心期有日矣城
中洶洶大振恐府君召千夫長百夫長諭之曰
鄖士亡故而脫巾罪在不赦若何以衷效辟一
軍聞之皆帖服當是時制府紬監司毆兩郡倚
府君若長城云已而

詔逮鄖卒首事者三人涖殺於襄民間蜚語鄖
卒且下甲劫囚去城中又大振恐府君曰不然
業已出而復劫之非情且數百人踉蹌孤城中
易耳必不敢越而虜吾地第命游徼遠眡之而
趣行刑迄無事往襄民隸

王府者有臯跳而匿王所不敢孰何王雅重府
君數戒校卒舍人兒母翫法有犯無敢不卽訊
者郡事繁府君卯而出酉而入以爲常而時時
引校中弟子員教督之始操牘者常盈廷府君

履氏小史 卷九
爲期月二日非大故不爲聽株連媿詭者罰訟
乃衰生平廉畏人知躬自澹菲爲墨綬先終任
五年苞苴無敢至門者兩上計而有浙之命以
按察副使巡海道備兵寧波先是戍卒缺餉者
屢月怨望偶語沙中文武將吏憂之府君至亟
檄藩司出帑金以給衆乃定闡帥某旄而貪諸
戈船卒十汰三四取其貲而間以持媚諸貴人
獨府君弗爲動始稍稍戢後部使論帥有云忌

海道之清嚴而私肆誹謗指此也故帥楊文有
勇略府君才之數言於制府夫夫可以戰後寧
夏事起文統浙兵往征先登首功兩臺刺郡邑
吏短長府君於微曖註誤及事涉帷薄者削不
列而每進見必舉守令丞佐之賢者薦之旣以
推轂而口不言功卽其人亦不知府君陰爲地
也倭寇朝鮮府君恐其乘機蹂浙晝夜畫兵食
議增戰艦布諸要地事且具會填楚者撫舊事

中府君以考功法聞報亟解任歸藩臬郡縣諸公人人扼腕以府君廉爲治橐中裝悉謝不受太史董公追而送之江曰吾不悉使君治楚而悉使君治越也安得廉明若使君者乃絳吏議哉爲感槩泣下而別出竟齟使牛公移書慰曰以公居浙知公誣公自以直躬亡與援致此耳後太宰御史大夫知府君寃又素從太史焦公悉府君生平清慎爲議調是役也釁自襄推官

薛曜始曜以侯家子挾居間爲名高而陰多不法府君嘗卽其左右微檢之曜大望私造言蠱當事者後使者知其奸卒論劾下吏乃府君中夷然實未嘗與爲水火也歸二年以復顧氏故詣奏

闕下得請部乃徙府君治寶慶初意不欲行少宰蔡公以舊僚固趣之焦太史公亦勸駕乃決策往郡遠且僻府君蒞任諸所擘畫視襄益加

嚴時歲饑憲大夫倉皇議盡糴官所貯穀府君謂往苦饑者春夏之交爲甚今迫冬計民間私儲可互貿易以濟脫盡糴常平恐後不可繼議往復支拄卒是府君言而府君意不能亡鞅鞅已以疾辟奠不餐猶候部使者之長沙手削官賢否獄訟錢穀諸牘母恭人以爲言府君曰是守事也安所假手且一不慎吾將不知其郵及使者條覆諸事不移時而畢歎曰吾行過諸郡

國其治辦獄無枉獨是郡耳而府君終以積勞病欲不支至大故嗚呼痛哉府君奉大父大母孝養備至奉吳益虔大世父老而貧府君爲捐俸置產歲入緡錢共衣食費如是者二十餘年張氏子赤貧府君饑予餼寒予纊婚喪予裝殮貲買其居予贖其人响而侮府君第忍之終不以施爲倦常推心置人腹中務真率無苛禮是非信其衷毋面謾人受府君後德背之者亦無

所芥憇鄖襄守備陳閩生私訊牘通環瑱自潤
備兵使者徵之急則走府君泣涕求解府君力
請使者已之部使者欲按其罪亦以府君言而
罷而守備後乃有違言諸公心嘆之語府君府
君笑頷之而已性至慎公事不以出諸口人有
臧否耳目之終不言致位通顯食無兼味衣卽
數浣滌不忍棄室無姬妾門無好事日討諸孤
而訓迪之惟養身養德爲兢兢耳大都府君雅

不欲以好修市名聲而動止罔不與道合故觀
政於府君驟若悶悶無奇而久之除煩解燒豈
弟爲民父母生平未知府君者於誹譽之際不
能無左右袒而一見府君必出肝膽相示以不
盡之巧還造化以不言之和飲士大夫以無形
之功予百姓當世賢達逮閭巷人人知其恂恂
古君子也而今已矣嗚呼痛哉府君髮始艾角
犀豐盈一宜永惇龐淳固無挨攬枕秘以損其

隲仁者有壽二宜永生不極聲色之奉屏厚腊
絕甘醴不以身爲膏而銷之三宜永天胡奪之
遽也嗚呼痛哉先是仲春府君病春杪始以一
介走示孤曰日者吾妬食近恃粥耳詢使者府
君起居狀曰日坐堂皇親案牘不爲苦也且將
過星沙矣孤等惕惕矯首西望祝天冀旦夕當
勿藥不謂天遂不起我府君且府君病孤不及
橐餽府君瞑孤不及飯含疇無不諱疇不稱孤

獨府君背諸孤也蚤背也復不及執孤手而訣
府君之言在孤耳府君之神在孤心而府君之
音聲笑語在孤夢寐矣嗚呼痛哉府君諱某云
云孤今者惟有籲之巫陽腐心泣血擗踊號咷
安能爲府君述萬一乃又思盛美之不章以重
孤臯用是披血涕召魂魄吟嚶嗚邑陳諸記室
明公縞帶之義不遐棄我先人其不惜華袞以
畀泉下也凡孤所稱亡足以槩府君如其文獻

足徵則有宗老輿人之言在梨園管吹其文繼
 肥不離帶以養不離棄婦夫人其不計華髮以
 應學問其外血氣召馳馳會藝曲母刺請時室
 安論論初我我萬一以又思盛美之不章以重
 云府今昔對有騰之巫則亂心武血凝龍龍如
 音聲笑語中庭變樂矣則如感時我我其其
 我我之言本庭耳我我之喻本庭心而本庭之
 顧氏小史卷九終

顧氏小史卷十

藝文第八下

墓志 行狀附

誥封恭人顧母王氏墓志銘

萬曆辛亥二月十五日顧母恭人卒於里第時
 伯子起元為南京國子監司業仲子起鳳庚戌
 舉進士假歸季子起貞為諸生日夕稱觴獻壽
 周旋膝下母且精神壯盛齒髮不衰里閭共榮

履歷小史卷十
艷之謂將百年未艾也乃一疾遽爾弗起蕃以
通籍猶子之誼方日候起居冀卽善飯而訃音
倏聞驚神悸魄三子之摧裂曠瞽尚可言哉越
歲餘痛稍定將營葬事乃述母生平屬蕃志隧
中之石卽不文其何敢辭按狀恭人姓王氏父
若川公浦母謝孺人生有殊稟端敏卓識若川
公每嘆惜不爲男子以光大其門慎爲擇偶時
憲副毅菴公已著稱黌序乃委禽焉于歸卽操

井臼躬績紝以奉舅姑惟謹封中憲公旣困於
賈毅菴公復困於儒所爲脫簪珥治女紅以佐
緩急皆恭人所饒爲之屢舉子女衣履皆取辦
十指間生司業方三日念姑劉恭人之勞於中
饋卽強起以身任焉劉恭人病恭人事藥物不
少怠病且革語鄰母曰吾有佳兒佳婦目可瞑
矣比歿哀毀幾不欲生中憲公固諭之乃稍節
哀以起毅菴公嘗欲赴文會以饌資無措恭人

履氏小史卷十
二
詢知卽脫珥相給且力勉公績學待時以若才
志必非久困者家政願身肩之勿以分進取念
也毅菴公用是得一意攻苦隆慶庚午果舉於
鄉萬曆甲戌成進士筮仕刑曹郎恭人從於邸
中嚴扃鑰勅僮僕內政井然比守襄陽觀察寧
波恭人嚴勅有加躬御蔬布未嘗以金珠羅綺
私市於外也歲戊寅以

今上大婚覃恩封安人戊子晉封恭人雖膺再
命稱貴倨矣而儉素勤勩不少移易華麗之服
笥而藏之卽冠帔惟婚嫁一再御而已教育諸
子自幼穉不少寬貸其所給筆墨若紙俱有定
程自外傳歸必稽覈其所課讀比成立婚娶日
諄諄進諸婦而訓以儉勤和順家教肅然閭內
迄今無間言則恭人造就之功宏遠也恭人生
平所遭榮瘁相半庚辰哭封中憲公甲午哭毅
菴公年踰六十哭繼姑吳孺人迨歲戊申年踰

七十復哭叔子巳酉哭長女又哭孫婦竟以神志受傷苦目眊而繼以未疾馴至大故宜司業兄弟痛祿養之未久而孝思之莫竟也距恭人之生爲嘉靖戊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子四人長起元戊戌會元探花國子司業娶王氏封孺人瓊州知府少治公女次起鳳庚戌進士觀戶部政娶金氏孝廉淮城公女次起南府庠生先卒娶俞氏少府幼亭公女次起貞府廩

生娶王氏雲南布政使與竹公女女一人適朱廷彥國子生通安州知州天湖公子孫十人肇以府庠生娶台州知府華宇張公女繼文學衡所金公女振昆聘太僕少卿玄渚申公女茂昆聘太學行素王公女俊昆似昆聘太學楚玉馬公女裕昆聘太學經寰任公女道昆吳昆秀昆申昆俱幼振道吳爲元出肇茂秀申爲鳳出似爲南出俊裕爲貞出女孫十一人二爲元出一

適庠生卜海年一適張循厚四爲鳳出一適庠
生李長科一許字趙祚昌一許字許延祐一未
字二爲南出一適李長林一許字湯某三爲貞
出曾孫女一人肇出起元等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恭人於某山之原爰載壺懿系銘貞石銘
曰始困終亨秉有恒度困不言貧亨安若素誰
謂簪笄哲人矩矱永肩一心貽乃光裕接武
王廷鸞龍軒翥茂衍孫枝琳琅玉樹返真瑤池

死生旦暮有盡形骸無疆胤祚馬鬣從寵千祀
鞏固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前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修

玉牒總裁右春坊右庶子右諭德掌南京翰林
院事

國史修撰記注

起居編纂章奏管理

履歷小史卷十
五
誥勅欽差正使朝鮮

賜一品服年家眷晚生朱之蕃撰

行狀

起元撰

於戲我母恭人之棄不肖兄弟而徂先府君地下也不肖兄弟日夕想像音容追憶行事每一念至漼然崩剝幾惛瞶爽惑於厥心卽又胡能泚筆而槩其厓畧乃今窀穸之事厥有期矣隧道之石徼惠明公繫閩內之媿履微不肖兄弟

言憇亡以藉手勾華袞者敢披血絮語編次如左以備財擇我母姓王氏行三處士若川王公浦之次女也母曰謝孺人生而端靖婉孌不妄言笑稍長明辨異人潘醜修灑織維組紉之事見卽饒爲之若夙解者若川公嘗以事相質言多出其意表以是篤愛之恒語舅氏曰此女憾不男子諸求婚者度非耦數謝去之已而府君介媒氏以請若川公覘焉府君業已猗猗蜚聲

履歷小史卷十
六
黷序間及使之年年又相匹也遂許婚比結褵則已踰字期矣時王父中憲公王母劉恭人在堂府君晝夜攻苦占俾事我母新來爲婦以隻身周旋頰印間家徒四壁立王父困於賈而休府君又意不問家人產乃饗殮亡之日甘毳亡間月或時王父與府君坐有客噉飯則飯噉酒則酒始以家亡宿留物心怦怦恐不如所詔比客饜而去問所以共者非取諸箴指則取諸簪

珥爾王父嘗語劉恭人曰吾得婦而婦之吾門且自茲大豈憂生計哉其乳吾姊與不肖兄弟衣履率自其手出未嘗鬻諸市誕不肖元甫三日天嚴寒不忍劉恭人之皸瘃於井臼也卽起調晨夕膳府君久躓塲屋間咄嗟多感母輒婉言以慰曰如君豈鹿鹿人下者願壹意精所業家事妾身肩之必毋以嬈君府君以故亡一切內顧憂後府君貴每語不肖兄弟以微時事歛

履歷小史卷一
七
歔流涕曰吾何敢忘而母之艱辛也劉恭人病且革旁無侍者抑搔灑濯母衣不解帶供事者數月時不肖元襁褓而唬母以巾負之立於牀側往往至丙夜劉恭人垂涕語鄰媪任母曰吾無祿卽世有佳兒佳婦吾目可瞑矣比居喪母慟毀欲絕王父固諭之乃彊起隆慶庚午府君舉於鄉踰年王父娶吳孺人爲繼室母所以事之者亡異劉恭人初至有以殺禮諷者正色曰

舅旣命之矣此言奚爲至哉府君以萬曆甲戌成進士守尚書刑部郎府君慎密自守廩廩奉法律惟謹母躬練裙疏食以佐之後游陟守襄陽郡觀察備兵浙江海道所至皆名浩穰地府君常奉外無所取終兩任母未嘗以金珠羅綺之物私市於外也約勅舍中兒亡敢闕外闈者婢子嘻笑之聲寂然僚佐左右夾而居嘗歎曰府中沉沉何乃若是每舉以戒其家人庚辰喪

王父甲午喪府君毀瘠皆如喪劉恭人者比吳孺人喪母已踰六十矣哭之慟左右以頤養之言進母曰吾事姑幾三十年一旦棄之誠不禁涕泗之橫集也育不肖兄弟惻怛慊至而自其小時造次有失必譙何之出就外傳時陰察課誦中程否稍涉串狎歸必面詰所以過狀賦類若楮墨皆有程度不肖兄弟每入侍肅然亡敢以媠媠見娶諸婦以身率之教以和睦迄今娣

姒邕邕亡間言不肖兄弟守府君遺書幸不至實墜繫皆吾母之教也母性勤練耐勞勤而雅厭斥芬華戊寅

今天子大婚覃恩母受封安人戊子晉封恭人冠帔之服終身僅婚嫁一再御常服鮮好者謹臧之居平衣麤曳縞自若也不肖元筮仕守史局尋以繼祖母憂歸壬寅再赴

闕未幾又以病歸諸辦嚴償貸母爲輟湯沐費

以給不肖元跽請兒媿不能奉母反爲母累邪
母曰兒第能如而父以清慎守官吾不以奉養
嗾嗾望汝吁嗟乎母之所以勗不肖元者示古
之却鯁歸布殆有加焉不肖元顧何以副吾母
哉庚戌起鳳舉進士奉例子假歸省不肖元亦
荷

上恩從田間起爲南國子監司業拜母堂上母
撫之曰而父拳拳以箕裘望兒輩今而兄弟幸

有成而父不及見吾不自意獨延至今日今年
已踰七且含飴而弄者二十許人吾願慝矣是
日不肖兄弟率婦子遞進觴上壽母大喜爲加
七卒爵觀者羨之母神素健王蚤起夜卧壯年
所不如齒亡動搖者髮半蒼白膚色晬然見者
謂母不百歲不止卽不肖兄弟亦私幸吾母之
享遐壽服勞奉養尚有待也乃以末疾見瘖天
遽薦瘥醫所以療者百方卒不效卧榻董匝月

遂終不起矣於戲痛忍言哉母論母內德純茂
宜饗期頤卽精力寧渠溘然若是遽者天高豈
可問邪先是戊申之夏叔子起南以病瘵隕母
痛哭不已巳酉孫婦蚤卒朱氏姊又逝母哭之
無聲而神傷自是苦日耗不再浹歲乃歸永宅
豈非憂能傷人高年尤所亟邪於戲痛忍言哉
不肖元竊嘗謂吾母處困阨而志不懾挫口不
言貧有義夫之槩貴矣不以夸侈自居有貞士

之風性卞嘖笑不輕假人伶譚之譚從來不出
諸口有嚴君之度周貧乏問疾苦推衣食自族
鄰及臧獲亡不霑其惠者有仁人之誼皈心內
典日月齋素而不妄信巫覡尼媪諸禱祠眩惑
之事有端人之操嘗舉所聞見一言一事斷人
之生平與其所就多奇中有知人之識生殖出
入計算不爽米鹽零碎綜理無遺卽一二十年
前事詰之某某幾幾亡不晰也有治事之才蓋

不肖元嘗欲步而趨之瞠若乎後矣今之見背
天不惟俾不肖兄弟失所恃且將貿貿焉失所
導也泰娛之教未流三世大家之訓永鬲一朝
於戲痛忍言哉蓋不肖兄弟所以仰述慈行者
厓略如此蓋旣不敢以溢美之言內誣吾母又
不敢以過悔之譽外累立言君子故謹節其質
行据事排纘惟鴻藻苑而裁之若夫儀止之詳
壺範之親不可以夢求不可以筆寫者不肖元
卽欲彷彿其端且心繹之而手不忍書卽勉置
書之血與墨泚牘不可竟矣惟大君子哀憐而
惠之一言不肖起元等死且不朽

顧氏小史卷十終

顧氏小史後序

蓋起元心惟口占撰次私史哀紀先德者十年
 于茲矣數以它役或私病罷去且援据舊典最
 蒼良多懇譽教義弗敢徑也今年秋熱殊常閉
 戶養疴適有所感遂命筆迅書凡二十日而草
 就中所紀諸傳所見所聞所傳聞一任其真毫
 勿增損既成授梓以永其傳余乃與弟率諸子
 齋祓而薦諸

祖禰示弗敢誣也或謂北地之譜翦薙浮辭渾
渾噩噩子今之錄旁引故多汎論或侈至親無
文當不若是余曰唯唯言不聽信成誦奚爲顧
聽有疏於尊而暱於卑者父兄之訓勅不如傳
婢之囁嚅是也信有忽於今而嚴於古者卮言
之日出不如重言之十九是也夫不詔以古之
所有忽而不嚴寧毋有聽之在囁嚅者下乎余
爲此史非獨以撫遺事而已率祖攸行幾幸吾

子孫者之能法之也卽先德崇邈余所不能跂
而猶幾幸子孫者之或能之也旁引而質諸古
人要示吾言爲可信耳豈徒爲是涉獵者哉昔
者嘗見韓文公之以詩訓其子也所極豔者在
卿相潭潭府中居彼以一代大儒何不厲其子
以風操標舉而徒引之於祿利之塗昔人有謂
其詩遠遜陶潛告份之書者私心疑之及見唐
語載其子晁讀史志見有金根車不解金根爲

何物盡改爲銀字大爲時賢所笑乃知昌黎非
無以也以如是之子第宜以如是語告之中人
以下不可語上進之而不顧其安韓公肯爲是
邪余之泛論多就目睫而究之不敢肆陳高義
離跂蹠踔驚時絕俗明吾闡繹之心俾子孫讀
者緣吾言而窺祖德庶幾不至河漢而已此而
猶不能解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若夫弗類者
且視祖宗之麻拂葛籠以爲蚩弄束書不觀卽

茲編以覆醬瓿可也又何責焉

萬曆癸丑仲秋朔日起元再題於歸鴻館之遙
碧樓中

改爲鳳字大爲府賢所笑乃爲鳳
 在位以知是之子第宜以如是語告之申公
 上之而不顧其安韓公昔爲
 就自曉而究之不敢請陳
 絕俗明吾爾釋之心得子孫
 無幾不全河漢而已
 善公承
 濟西
 又所
 濟西
 又所



程